



[二十諸天]

傲视江湖乱世纷争 / 煮酒狂论英雄短长

高 · 鴻 · 潜 · 虬

云外山

著

三

京华出版社

[二十諸天]

傲視江湖亂世紛爭 / 煮酒狂論英雄短長

高 · 鴻 · 潛 · 虬

I247.4
76
:3

云外山
著

三

北方工业大学图书馆



00583462

京华出版社

目 录

第二十集	燕留形胜	四大真宰	1
第二十一集	东来灭劫	和尚道士	25
第二十二集	无影之尊	红叶山庄	48
第二十三集	庐山真容	玉质芳心	76
第二十四集	冰壶秋月	荻花剑雨	110
第二十五集	揭谛剑诀	执子之手	136
第二十六集	廛市对晤	慧娘窃经	171
第二十七集	高鸿潜虬	北渚神剑	210
第二十八集	装神弄鬼	兄弟相逢	231
第二十九集	惊天一击	萍水相逢	249
第三十集	铁钺危剑	女扮男装	272
第三十一集	毛骨悚然	玉女倾心	293
第三十二集	十决十荡	玉龙玄机	321
第三十三集	竹溪眷主	百宗武学	351
第三十四集	崧剑逸剑	清心玉映	391
第三十五集	霁霖幽谷	神姿峰颖	432

第二十集 燕留形胜 四大真宰

中原物华，渤海形胜。

冀州地近渤海郡，乃是齐鲁的名胜之地。是时天下大乱，列国纷争，四海之内能得偏安的，这时怕是只有江南的晋国，辽东的燕代与河西四郡了。而冀州北依辽东，乃是中原士庶北去燕代的要道。此间之北乃有一城，不大不小，古名叫作燕留城。

说起此城，尚有一段佳话，说的是春秋争雄年间，齐桓公为就霸主之业，帮助燕国攻伐北戎、孤竹等国，王者之师一出，所向披靡，一举为燕国辟地五百里。令支孤竹，一朝殄灭。后来，齐桓公班师归国之日，燕庄公依依不舍，送入齐境五十里。齐桓公拉燕伯之手，道：“自古诸侯相送，不出境外。寡人不可无礼于燕君。”当下竟将这五十里疆土割送与燕国，燕伯苦辞不允，只得受地而还。后来在此地筑城，名曰燕留，乃是说齐桓公留厚德于燕国之意。

如今，这座古城依然存在，虽不及中原大都，但也非常热闹。也更因靠近燕代，暂得偏安。如今它仍是晋国的领土，而汉国匈奴人正与晋国南战于中原，北战于晋阳，辽东三国及高句丽国也相互刀兵，而冀州尤为中原名士往来于慕容的歌栖之地。所以，燕留城内，到处可见衣着翩翩的名士，他们或醉酒狂歌，或聚诗啸吟，或挥剑飞斛，或依红偎翠，或吞五石散，当此乱世之中苦中作乐，任意风流，借酒湮迹，多醉少醒，只赚得一副士子放浪不羁的落拓之态。

城东有条大街，名叫“物华坊”，街上平日很是热闹，两边店铺

琳琅满目，多有士子雅人留恋其间。街上靠北有一两层酒楼，此楼内有客宿精舍，外有聚食大厅，是以日夜营作，在当地小有名气，名叫“醉天居”，其中最低一层乃是普通食客聚食之地，而楼上一层则稍稍豪华清雅，那些文士大多“身无点金银，惟遗一身才”，是故只能在最低一层把盏飞斛，题诗作赋，过得一日算一日的太平，有道是乱世入难及太平犬，斯言诚至言哉！

这一日细雨霏微，风潇雨晦，物华坊内依然有不少行人，远远望去，阴云低罩，烟雨凄迷，细雨如丝，大有烟雨江南之状，而这样的日子，最是那群书虫大发胸怀、畅叙飘零的好时光，这日一大早，醉天居内就聚了不少的文人墨客，对饮遣怀。其中有个二十来岁，相貌轻逸、宽衣翩翩的年轻人，意兴犹高，目望楼外微雨，不禁把酒吟道：

烟雨时来起微朦，正须拔剑笑雨轻。

四十九国同尘路，笑罢尽入我斛中。

这年轻人吟罢，举斛邀雨畅饮一回，四下顿时响起一片喝彩声，都道此诗最佳。其中一个身着青色儒衫、头戴小帽的少年又为他斟了一斛，劝道：“博台兄此言壮哉！到现在为止，场中二十位名士，却被博台兄你独占风流，方才一首‘酒最适’就诗中藏剑，如今又是剑气纵横，莫非你还懂剑术不成？”

这年轻人闻言仰天大笑一回，接过那樽美酒一饮而尽，连道好酒，笑道：“文激小弟，你只说对了一半，我黄博台虽不谙剑术，却最会相剑，天下诸家的剑器自我眼前一过，莫不一眼看出个根本来，它铸于何时，胜于何处，最适何人，能值几何，莫不一言而中，诸君信么？”

众人看他那副自命清高的样子，纷纷不信，都忍不住揶揄他醉

酒胡吹大气。

黄博台闻言自是有些窘迫，突然有些生气，这时正觑见一个俊伟不凡的儒装少年穿过烟雨，提剑进入楼中，但见他儒装却是宽领袍服，头戴梁冠，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濯濯如春月柳，端的是潇洒隐藉，风流倜傥，竟是世间少见的器朗神俊之人，是故这年轻人在酒楼一现身，立刻引得众人一阵惊叹。黄博台当下不待堂倌上前招呼，弃了酒樽迎将上去，抱拳一礼，道：“这位少侠有礼了，在下晋国寒士黄博台，不揣冒昧，敢问公子大名。”

那年轻人灵眸剑目，鼻若悬胆，口自棱方，尤其是那双眼睛，静静若净湖秋月，两点寒星，剑眉压秀，英伟之中尤有儒气，端得是超然不俗。突然被这黄博台冲出拦住，微微一怔，顾下旋即释然，倏地驻足毫不以为唐突，抱拳笑道：“原来是黄兄，不才姓燕，名黶，不知兄台有何见教？”

黄博台闻言大悦，歉然一笑道：“原来是燕少侠，真是失礼失礼，兄弟冒昧之处还先请兄台见谅，在下实有一事要请教少侠，不知肯赐教么？”

那少年见他书生意气，非但不以为怪，反而很是好奇。道：“愿闻其详！”

黄博台见他没有立刻拒绝，当下拉着他与群儒一见。燕黶为黄所邀，不便固辞，只是淡笑，随和地抱拳见过众人，那黄博台却是个快四海、见面熟，也不管这少年愿不愿喝，迳自敬了樽酒来，那少年却推辞不掉，只好喝了。这时，黄博台尚指着身后那群儒生，道：“燕兄，实不相瞒，兄弟向有相剑之能，但这群瞎子竟然以为兄弟大言不惭，胡吹大气，所以不知能否借兄弟的佩剑解下一观，也让这群人见识见识什么是相剑大师。”

燕黶也是少年意气，风流倜傥，闻言笑了一笑，丝毫没有江湖中人视剑如命的陋习，迳自取下佩剑递将过来，道：“有何不可，只

怕这柄剑不是当世名剑，有污先生焱目，黄兄尽管拿去，但有句话我须说在前面，此剑不祥，素有杀气，兄台还是不拔出来的好。”

黄博台闻言一怔，但复而一笑，应手接过，抚剑笑道：“兄台在考我？”

“黄兄言重了！”

黄博台笑看了旁边几位儒生，斟一杯酒，饮一口行三步，绕那桌上压定的长剑，端足了架子细细玩赏一回，突然叹道：“奇哉！奇哉！”

众人被他也惹的聚精会神，更听他连连道奇，还以为他说不出，其中那个名叫文激的士子更是趁机取笑道：“博台兄，看来你的相剑之术远不及饮酒赋诗那般顺手拈来，这就叫作‘喜鹊不知梅，登林空啼叫’，黄兄不如再饮首诗骗两樽酒好了。”

众人无不被文激的话逗得大笑，燕铄闻言只是淡笑看着他们，等黄博台一品。

黄博台摆了摆手，目光始终未曾离开那柄长剑，伫立久之，扬眉说道：“此剑乃是上古春秋时期的吴粤剑，《周礼》有言‘郑之刀，宋之斤，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已分明是说吴粤之剑，其锋利当为剑中之首……”

燕铄闻言却是微微一怔，但亦是稍纵即逝。

黄博台倏而一顿，扫了听得入迷的群儒一回，得意地饮了口酒，傲岸地继续道：“而铄兄手中的剑，又是当时上乘中的上乘，乃是最锋利的名剑之一，属于干越之剑，对么？”

燕铄闻言，俊颜不动地道：“何以见得？”

黄博台一笑，道：“干越之剑形色古拙，外朴内锋，精华内敛，诸君看此鞘与一般的剑鞘并无差别，但这柄剑的剑鐔与剑鞘衔接之处，冷气夺人，正是干越之剑，昔日庄子曾道：‘有干越之剑者，匣而藏之，不敢用也，宝而至也’，所以此剑当是干越之剑无疑，当日

名匠铸剑，干越剑共有五柄，而这柄乃是其中的‘定燕剑’，不知在下说得对不对？”

“‘定燕剑’，好俊的名字！”四下文士闻言纷纷喝彩，道：“只是黄兄信口开河，未免有自吹法螺之嫌，八成又在骗酒喝，你来了三天，我们就被你骗了三天的酒！”

文激也意似不信，连连摇头地道：“博台兄，你说得是真是假啊，不过听你引经据典，又颇似果有其事，我看要分辨真假，非得请教这位燕公子印证一下了。”

众人闻言都颇觉有礼，黄博台亦道：“不错，燕公子请指教指教。”

燕骅俊眉轻舒，淡然一笑道：“黄兄果然好眼力，我这柄剑确是干越之剑，但至于是什么‘定燕剑’，恕我这个主人亦不太清楚，在下带着它也只是充充样子，摆设而已，其实在下也不甚谙知剑术，但昔日‘竹林七贤’书剑飘零，何其潇洒无拘，在下仰慕久矣。故而才不怕世人见笑东施效颦，携剑远游而已。”

“好一个书剑飘零，携剑远游，斯言壮哉！”众文士赞道。

“燕公子果然超然世表，神态高彻，如九皋之鸣鹤，空谷之白驹，我等诸人实有不及啊！”黄博台亦拍案击节，意气风发地道：“公子果然是不羁名士风采，但兄台既然知道此剑为干越，自然也是个识剑之人，又如何不知‘定燕’二字呢。当年此剑乃是吴下名师为燕伯专铸，后来燕国被秦国所灭，此剑就下落不明。今日若非看见剑镡上一个‘燕’字下面的四点，也未必就能认得出了，若是诸位不信，可求燕公子开剑一观，此剑镡根之处一镂‘定’字，一镂‘燕’字，不过……”一言及此，他故意一顿，吊足了众儒的胃口。

“不过如何？”众人果然都纷纷聚问。

那黄博台望楼外雨烟，道：“燕公子姓燕，而此剑又名‘定燕’，岂非天缘所署？公子一表人才，乃人中龙凤，安知他日不能一剑定

燕代，挥刀削寰中？诸位若是不信，可向燕公子借剑一观，自可确信无疑。”

众人闻言，纷纷嚷着要把酒观剑。

燕黉拍剑取诸手中，提剑而起，淡扫朗目道：“黄兄太严重了，在下不过一介书生，弃家周游列国而已，至于什么‘一剑定燕代，挥刀削寰中’，恕在下愧不敢当……”言间，年轻人迳自振衣起身，洒然一笑道：“在下还有点私事，恕不奉陪，诸君后会有期！”言毕，向诸位名士一抱拳，告罪而去。众人都正觉遗憾，燕黉却已提剑上了二楼。

儒生们都自嗟叹，遗憾莫能一睹上古名剑为快，黄博台望着那少年的背影，暗暗赞叹。文激笑着拉他对雨饮酒，笑道：“博台兄，你又何必如此认真呢，有道是世事如流水，万事难预拟，古人俱言及时行乐，此语良可念哉。人生当畅情适意，开筵坐花，你我今日正当邀雨大醉一场，否则多问他人隐秘，恐有天谴！”

众人闻言，纷纷击掌喝彩，又复吟诗大笑，作回狂士本色。

却说燕黉随一堂倌提剑上楼，这楼上果然不同楼下，设有十几副座头，副副之间有矮屏隔开，但却能看相互看到，非常干净利落。这时楼上有七、八副座头有客人占居，且饮且谈，但却少了楼下的呼红喝六之声，气氛又自不同。

燕黉上来之时，临窗那副座头的客人正好离开，当下他让那堂倌收拾一回，据窗而坐，点了几道渤海名菜，要了两壶松花酒，一壶置于对面，他自己亦取了一壶，对雨楼台，自斟自饮，像是在等什么。

自这燕黉上楼，俱座客人们纷纷瞩目于他。这也难怪，燕黉英俊俊朗，超然世表，俨然滔滔浊世一莲独秀，一剑斜挽，洒然出入烟雨，分明是世家公子，不足为奇，而燕黉却似全然不知。

楼上与燕黉相隔不远一副座头，坐了两男两女四个人，那两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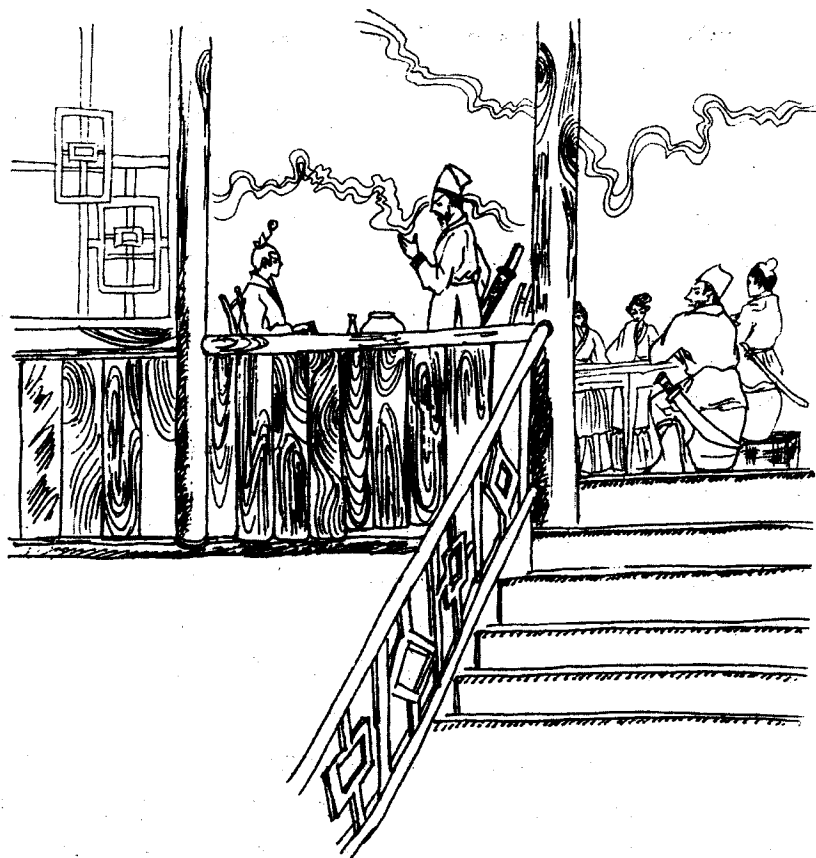
男的都是中年人，一个身材魁梧，一脸英武粗犷之人，他的身侧陈着一柄好刀；另外一个身材适中、儒生打扮，相貌俊儒，嘴上两撇胡子尤其显得儒雅不凡，身边带着一柄长剑。

另外的两个女人，一个是三十来岁的女人，相貌娇好，浑身裹着件红色湘裙，透着一股柔媚入骨的风韵，她的兵器也是一柄长剑。另外一个女的却是个年轻女子，约在二八年华，模样清雅纯美，她一身白衣胜雪，头挽丫环的髻式，一看便是个待字闺中的少女，但她的打扮却像个丫鬟，但亦有几分不像。这四人中除了这个少女，其余三人都带有兵器，一看就知是江湖上的高手。

那少女很奇怪地望着燕黓，心中可能在猜想他的身份，眼光象打量一件不甚多见的物什一般看着他，待燕黓侧脸看向这边时，那少女急急又低下了头，自己往小嘴里送了一大片雪藕，使劲地嚼，若无其事地再不往那边看。

燕黓上楼的时候，看到了他们的三样兵器，他若有若无地望向窗外，但灵敏的感觉却一直停留在那三个剑客身上。结果，除了那个中年带剑的柔媚女人的眼光在自己身上转来转去，其余三人并未向这边多加注意，如此一来，他反而放下了心，稍松了口气，这时才能真正地对雨楼台，放眼远眺楼外的烟雨。今日的确是个会客的好天气，所有的人都会在雨天里放下手中的事，开始留心自己身边的一草一木，取一壶酒欣赏这个美丽的世界。

正在这时，楼梯口蹬，蹬，蹬地规律地响，仄仄之中，楼下走上来一个瘦瘦的中年人，这人年纪当在四十来岁，脸色健康，两眼炯炯有神，上身穿了件旗花褐衣，脚登弯月芒靴，浑身上下打扮得干净利落，像是个中原人，但他身上的佩带及靴子又有点像高句丽人打扮，令人不知其所由。但这些也只是很细微的细节，若是不细细打量的外人，自然以为极其平常不过，但他手中提着的长剑，却分明显示他是个江湖武人无疑。



这人未到楼上，先拿眼四下扫了一回，当他看到那两男两女时，颇为停滞了一下，突然起了警觉之心，转目正望见燕骹其人，挥手打过招呼，便挟剑到了他那副座头坐下，看来两人果然是约好的。那人一旦落坐，横剑桌行，注定了燕骹，冷冷地望了不远处的两男两女一眼，操着一口不太流利的汉话，道：“慕容公子，我们约好了单独见面，你为什么还带有帮手，既然信不过本官，何必相见？”

燕骹抱了抱拳，道：“左平大人你误会了，晚辈对此约期待已久，自然更敬重与前辈的约言，若非如此，我也不用遣使千辛万苦求贵国‘于陆’王妃面见令国之主并王陛下了。那四人我一个也不认识，你若是不信，我们可另约地方，改日再谈不迟。”

那位左平大人闻言，神情方自一缓，道：“三公子你太言重了，我并王陛下在我临行之时，千嘱万咐要我小心行事……”一言及此，他叹了一口气，道：“惜乎我百济国小兵弱，屡受高句丽国的欺辱，我真勿潜身为五大左平之一，自然要事事小心，这点还请三公子勿要见怪！”

燕骹一笑，为他斟了杯松花酒，道：“真大人，我挑这个地方会面，就是因为它不隐秘，虽然有点吵，但却更有利我们谈事，前辈以为如何？”一言及此，他的目光始终未离开那杯酒。

真勿潜接过酒杯，但他并没有喝，只点了点头，道：“难得三公子如此细心，果然有辽东公的风采，不知你父王最近身体可好？”

燕骹点了点头，道：“承真大人挂怀，家父身体好得很，他老人家特派我此来，接受贵国并王陛下的国书，不知前辈是否带来？”言毕，双目询问地望着真勿潜。

真勿潜闻言微微一怔，但瞬间即逝，笑了笑道：“国书……当然带来了，我们饮过酒后，自当奉上。”

燕骹却早将他的表情攫入眼中，蓦然笑道：“左平大人所言甚是，我也早已久慕前辈，今日一见，正当好好请教，三个月后贵国

大兵秘密集结熊津城，到时高句丽怕是再厉害也会措手不及，就因此，我们今日也应该共谋一醉。”

真勿潜闻言倏地面色微变，忙举了酒杯掩饰。

这时，那边四人中的素装少女突然起身，扶栏向那楼下清声喊道：“黄大哥你快别瞎闹了，我们吃过饭就该上路了，你快些上来。”

这女子喊的那个黄大哥怕是那个黄博台，没想到他与这四人竟然是一路的。结果不出所料，楼下蹬蹬上来之人正是黄博台，他与那女子一起和另外三人汇合，那女子尤埋怨地道：“黄大哥，你太好热闹了，我们才在此住了三天，你就和那群文人如此熟稔，若是再待几日，你怕是会认识燕留所有的人了。”

黄博台似是未听见她说话，并未回答，眼睛却登时失魂一般直勾勾地盯住了真勿潜桌上的长剑。与他同行的三个带有兵器的男女一看他那副狗见了骨头的模样，都不屑地摇了摇头，各自饮食不再理他。那少女却吃了一惊，不知他又要如何疯颠。这黄博台果然是个剑痴，一见到养眼的兵器，就像大多数男人看到绝色佳丽一样，丝毫挪不动脚步，他心中自诩方才与燕骹饮过了酒，也算得上是新识，当下也不怕唐突了他的客人，迳自不邀而至他们座头，向两人一揖算是打过招呼，目光却绕定桌上真勿潜的那柄长剑，啧啧赞叹。

真勿潜自然吓了一跳，燕骹却心中一喜，打定了那几个江湖客的主意，当下介绍道：“真大人不用介意，此人乃是我方才在楼下结识，他是个很爱剑的人，定然是看到前辈的剑才行过来，左平大人勿疑。”

那黄博台闻言本应向真勿潜见礼，但他却丝毫无动于衷，眼睛只是盯着那柄长剑，真勿潜却心中大为警惕，目光盯着那剑柄的同时，不着痕迹地向窗外雨街上望了一眼，燕留依然是满城飞絮，轻烟若尘。眼前的情况虽然令真勿潜心生警兆，但他终于还是忍着没有出手，因为他的人还没有到齐，而燕骹却似乎对外界一无所知，

乐于一观，只是笑着望向黄博台。

黄博台似是自言自语地道：“此剑剑鞘直而无华，但裹以鳄鱼之皮，牢固柔韧，一看便知是高句丽国之南的百济国的‘百济剑’，乃是百济的皇帝陛下专门为其国内的八大家族：沙氏、燕氏、解氏、真氏等专门打铸的，共有八柄，而这柄乃是其中之一。”

一言及此，他故意一顿，看了真勿潜一眼。黄博台的奇怪举动顿时吸引了不少的人，但他却毫不为怪，一笑之间拉过所有人的目光，转注燕、真二人。燕毓只是一笑置之，但那真勿潜却冷冷一笑，道：“这位兄台好眼力，这的确是百济王赠与我真氏一族的名剑，说了许久，还未请教阁下大名。”

黄博台却并未回答他，只摇了摇头，道：“真先生此言不对。”

真勿潜不知对方来意，目中突射寒光，道：“兄台你这话怎么说来？”

黄博台笑道：“先生说这柄剑是百济王赠与真氏的御剑，实是大误。若从剑鞘来看，真先生所言不差，但这柄剑的剑柄稍弯，而真正的百济御剑却是平直无曲。若是我猜得没错的话，这柄剑必然是一侧有刃，一侧作背，剑尖处为斜尖，此剑当是高句丽的剑……”

真勿潜不待他将话说完，顿时脸色大变，正在这时，‘醉天居’之下的街上，飘然行来十来个人，他们都擎着白色的油纸伞，是从上面看不清他们的样貌，但他们却长长一绺燕行成行，脚步轻盈，行到那醉天居之下陡然将手中纸伞一旋，那高屋建瓴般垂落下的雨柱打在十来只伞上，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

黄博台本来还要继续，但真勿潜听到楼下声音，心中大慰，陡然出手如电般按住剑柄，那柄长剑也随之“锵！”地一声出了鞘，这柄剑果然如黄博台所料，但他却还未来得及印证，那柄剑猛然从他颈间隙颈而过，可怜的黄博台，连半点声音也未发出，一颗人头登时被抛到了窗外，颈间的鲜血喷在一丈来远的墙壁上，煞是吓人。

真勿潜的那柄剑杀过黄博台，在众人发出惊呼之前，异啸一折，其快无迹地转向了燕骹。而与此同时，窗口处立刻掠上来几个擎伞执剑的大汉，两面夹击，直取燕骹。

直到此时，楼上的食客方大呼出声，纷纷惊走，醉天居中顿时一片大乱，那个少女啊地尖叫一声，登时吓得脸色如土，一动不动地望着黄博台的尸体，浑身颤抖。当此危急之时，眼看几柄剑一起击向燕骹，这年轻人一个站立不稳，一跤摔倒，却不料这下正好躲过对方的几柄剑。

真勿潜几人俱是一愣，剑之所至，几张桌椅屏几顿时被噼里啪啦斩成一片，这时窗外又飘身掠上几个剑客，楼上的食客们都吓得跑到了楼下，而楼下那群文士一见有人拼命，一大半都吓得连银子也没付，溜出了醉天居作鸟兽散，那店老板也闻声而出，大惊失色，连连叫停，却丝毫不敢上楼梯半步。一时间，楼内一片惊呼，食客乱走，楼上霎时之间就只剩下燕骹和那群刺客，以及那两男两女四个人。

这时，那燕骹吓得只有四下乱逃的份儿了，这刻竟连手中“定燕剑”也拔不出来，正在这危急关头，那与黄博台同行的两男一女相互看过一眼，身着儒衫之人倏然提剑振衣，遽然无滞地凌空拔起，身在半空将长剑一旋，“铿”地一声将那剑鞘甩落桌子之上，那群刺客但见流光闪电，忽明忽灭之间，正迎上真勿潜及三个剑客的长剑，顿时“锵！锵！”几声，那三个剑客手中的长剑登时被斩为两段，正自惊骇，儒人的长剑无滞横扫，一轮血光忽地进现，三人惨叫一声，纷纷跌向楼下。

真勿潜仓惶惊骇中神情猛震，若非他修为不凡，怕是也要折在此人手中。他见状眉宇间登时腾起了一片骇人的煞气，断喝一声，疾然反扑过来，此人的剑术竟也很高明，当下两人战在一处，因为楼上多有桌椅屏风的限制，其余的刺客们都插不上手。燕骹趁机爬

着踉跄逃出，那群刺客哪里肯放得过他，纷纷挥剑一拥而上追了过来，这时，那四个男女中粗犷的中年人颧骨棱棱，威煞四射，虎啸一声，提刀迎了上去，而另外的那个中年女人却始终举着酒杯一动不动，悠然自饮。倒是那个少女，被吓得不知所措，一看到燕骝，又复可怜。这下场中局面顿时大乱，成了混战之局。那粗犷刀客技艺超群，一出手便连伤了三个刺客，燕骝趁机踉跄逃出，一跤摔倒地上，那少女见状急忙上前扶起了他，道：“喂，你……你没事把，快拔出你的剑啊，啊……”

这时，那两男人虽然挡住了真勿潜一干，却还是有二个刺客死追着不放，掠向燕骝二人，顿时吓得那少女一声大叫。燕骝这时再回身拔剑已来不及，急忙将长剑扔给少女，急忙喊道：“你快拔剑出手！”言间自己也望前一扑，正扑入那少女怀中。

那少女吓了一跳，这时接过剑来，急忙拔出长剑闭眼向燕骝身后挥去，她本来不谙剑术，但这时为了救人，不得不拼命一试，其实以她这样的剑术，如何能伤得了那两个五大三粗的刺客，但却被燕骝碰了一下她的手肘，少女手中长剑突然“嗖”地一晃一颤，结果那剑冷气飞扬，嘶地一声正划过那两个刺客的小腹，两个大汉大叫一声，手中长剑顿时坠地，颓然地爬到她与燕骝身上。少女被他们一压，顿时一声尖叫，当她睁开妙目一瞧，脸色惨然，手中长剑似是拿不稳当，“锵！”地掉在地上。燕骝急忙拖她起来，跑出老远，恐惧地道：“姑娘，你……你伤了两个人啊你！”

那少女几乎吓死，这刻被他一说，顿时眼中眼泪潸然，浑身发颤不能自立，若不是扶着楼梯，肯定当场就要倒地，看样子她从来没有用过剑，更没有伤过人。当此之际，那个带剑的女人一直笑看他们，似乎在她的眼中并没有人在这里厮杀，是以她饮她的酒，任旁边血流五步，毫不为意。她望了那少女一眼，道：“韵儿，你没事吧？”

少女吓得一时不知道回答，惊魂未定。像根本是没有听见，燕魍若无其事地扯了扯她的衣襟，道：“喂，那边几个正喊你呢，你是不是傻了？”

叫韵儿的少女被年轻人唤醒，竟然发现这燕魍这会儿像没事儿人似的拉自己，心中既是奇怪，又很不满，瞪了他一眼不再理他。仅此片刻功夫，楼上惨叫连连，燕魍回头看时，那群刺客都倒了下去。只剩下那个真勿潜招架不及，这刻那粗犷刀客也已停手，儒士手中的长剑若走游龙，但瞬即又化为一片飓风，满天飞雨，或合或散，绵绵密密卷向真勿潜，直打得他毫无还手之力，结果一个不留神，“嘶！”地一声被削下一副衣襟，而那真勿潜却眼尖地趁机掠出了窗外，飘然驻足于醉天居下。

此人一旦出来，回望一眼，见对方并未追出，正欲飘身远掠，心中暗自庆幸之际，燕魍忽见眼中红云一闪，那红衣女人不知如何竟然掠出了窗外，以超过真勿潜不知凡几的速度陡然追上，当真勿潜发现之时，眼中但见白光一闪即收，结果一个躲闪不及，右臂忽觉一阵剧痛，一条胳膊从曲池之处一剑被斩为两段，那手和手中的长剑血淋淋地掉在地上。

真勿潜顿时被惊得魂飞魄散，拼了命地落足于十丈之外的一处高屋之顶，再回头看时，那伤自己的女子竟然立在醉天居内笑望着这边，像是根本未曾出过楼似的，直吓得冷汗湛然，心胆俱丧。这女子的轻功实在高妙，她从楼中一来一回，中间毫无驻足之滞。而她正好落在燕魍身边，燕魍只觉得一阵幽香从她的身上散发而出，但这并不是他惊异的。最令人惊异的是，这女子的身上、剑上、凌波剑靴上竟然没有沾半点雨珠，其轻功之高，竟造此境。

真勿潜看见人俱未再次追出，强忍剧痛，遥遥向这边传声：“三位究竟是什么人，我……我与你们无什仇怨，为何要杀我众多子弟？”